

心灵的笔记

杨林勃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心灵的笔记

杨林勃：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年·呼和浩特

原野丛书

主编:龚殿舒

心灵的笔记

杨林勃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河北省文联印刷厂印刷

开本:1168×850 1/32 印张:55 字数:1200千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204—04431—2/I·798

• 定价:120元(共10册) 本册定价:12.00元

散文与我同行

——代序

我从没有想到自己会走到文学这条路上来，年轻时喜好捷径，专捡平坦易行的大路走。却不知你愿意走的路人家也愿走，人家愿走时便不愿你来走，途中就你挤我我挤你的，有时走着走着忽然间发现眼前的路都变成了墙，便傻了眼，欲撞无力，欲哭无泪，唯有半路折回。几经返转，伤尽了心。最后，只剩下文学这条弯弯曲曲坎坎坷坷的小路了，我走上它时已别无选择。

我也不曾想到自己会做起散文来。记得初时学诗，在诗的高低杠上也翻腾过几年，后来就不愿再做那样的翻腾了。也许那小小的杠子已撑不住心的沉重，我需要一片陆地，一个结实坚硬的板块，来筑造一个安放心灵的小巢，我要将心中所有的郁结都不遮不掩不疏不漏完完全全痛痛快快地释放出来。这样，我和散文就在这条弯弯曲曲坎坎坷坷的小路上相遇了。

在我工作的小城里有一条河，这河不足一里之遥，名儿叫“热河”。《大英百科全书》中记载它是“世界上最短的河流”。我常到河边散步，见来这里的人很多，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大多是远方慕名而来的游客。当地刊物和报纸专栏也好以它命名。我不懂得它何以能博得人们如此的厚爱？有一年冬天，大雪包围了整个山城，地上万物都在雪的欺凌下改变了面容，只有那热河之水仍然是清波荡漾、热气蒸腾。在水边我还意外地发现了几株绿色的小草，草虽细如针，却倔强地挺立着，便知这热河的确是不凡的河了。热河是从大地的心脏里涌出来的，像母亲的乳汁，点点滴滴都充满着对生命的关爱。它冬暖夏凉，能在寒冷中给人以温暖，在炎热时给人以清凉，从不去做那些“火上浇油”、“雪上加霜”之事。我观这河水如李白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忽然间觉得这泉水也知我爱我顾我，心潮一涌，眼中便泪雨簌簌。

也许是因为曾经撞伤，心中仍有伤口滴血，便倍感到爱的可贵；也许是因为走过一段冷漠的日子，便希望人间多一些理解和关顾。理解和关顾乃是人间一种美好的情怀。记得雷锋同志有句话：“自己活着就是为了让别人活得更美好。”只为他说了这句话，我也要千百倍地崇敬他。又想，如果人人都像他这样该多好，那时世间就会少了许多嫉妒的牙齿、邪恶的利爪和野心的毒瘤。如此也就少了许多撞击、鲜血和烦忧，幸福与欢乐的鸟儿也就会降落在每一个心灵。这种想法一旦在心里定格，散文这片领地顷刻宽阔起来，就好像电视机增了一个特殊的频道，自此，无论是山川景物还是人物心态都顺着这一频道向我跑来。所以，我就有了那些关顾自然生态的《采花归来》；关顾革命老区人民生活的《这枚枣儿是酸的》；关顾儿童健康成长的《这里有片纯净的土地》、《辅导

员手记》；关顾父母和亲人的《爱的瀑布》、《月满小窗》；还有夫妻与家庭间的《空中有只自由的小鹰》、《女人的心》、《我坐花轿》等。另有一些直接描录心灵之波的《心灵的笔记》、《心音短录》，几乎都写得顺，发得也顺。

这一年夏天天气极热，热浪围困的小屋坐不住，就搬个小凳到巷子里和邻居们聊天。一位老人说：“去年冬天奇冷，我就估摸今夏要热得厉害，果真。”看来阴阳冷暖对立统一与人生一样，两极总是保持着一种自然状态的平衡。想想自己也是这样，因怀有一颗顾念他人的心，也就有了读者和编辑来关顾我。这着实让我突然了几回，惊喜了几回。像刚栽上树就结了果子，腹正空天上就掉下了馅饼，以至拾起后还心儿慌慌，怀疑它们是否该属于我。

世上的许多事儿大概都是经历了才能明白，过去了才会懂得。细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光着身子来到这个世界的，自从与母体分离就是一个孤零零的个体。所以每个人在生命的过程中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孤独之感，无论弱者还是强者，老人还是青年，“木秀于林”者也许孤独更多，“损人利己”者未必不孤独。故此，渴望他人关顾就成了人类情感之必须，关顾他人的作品也就较容易地走进人们的心灵。母亲老了，视力也差，一般的书看几眼就放下了，而见到我的作品便必读不漏。且一边读一边自语：“我就爱读我闺女的文章。”一篇《爱的瀑布》竟让她感动的泪雨如注。我想大概是人越老越感到孤独，越老越需要他人的关顾吧，所以这篇关顾她的作品就成了强烈的精神振奋剂，难怪她要说“我最爱读——”呢。

我才疏学浅，虽进过大学门坎，却赶上那文化被革了命的时代，许多中外文学名著都成了囚犯，直到大学毕业也没能与其见面。工作后曾力图补上这课，怎奈拖家带口柴米油

盐，一忙起来脸都忘了洗，即是书在手中又哪有时间细究？故许多艺术大师精妙之法皆没学会，也曾想求个仙人指路，便从书架上请下《文心雕龙》，谁知也是读了读了，读时有了，用时没了。什么“神思”、“情采”不提笔尚在，一提笔立刻逃得无影无踪。悲哉！回头还得按自家的葫芦画瓢。我像一个笨拙的工匠，做文也皆是笨人之法。如今社会已进入电子时代，我还在刀耕火种，学着小孩拿积木盖房。我垒起一块块汉字，费劲巴力盖起一个小屋，还要看看是否适合心灵去住。如住得合适，自然高兴，住得不合适，或大或小或用材不配，自当拆之，再建。拆拆建建虽多辛苦，但看见所建之屋总是越来越好时，也自乐在其中。笨人用笨法，虽不合时宜，却不舍弃之。何况做文章本如老鼠盗洞，蜥蜴爬墙，各有其奥，刻意去追逐人家怕也是学不来的，就是学得来，人家还是人家，你又在哪里呢？

当今文坛百家争鸣，传统派、现代派、大散文、小散文，纷纷纭纭。我不知自己该归属哪路诸侯？大概也从没介意是否该有所归属。愈是吵得凶的也愈是不敢去归，担心如果大伙都往一条路上跑的话，这条路也就快到了尽头、写作与生活原本就有通灵之处。

我与散文同行将近十载，感情愈发深厚。我喜欢她，觉得与她相处最是无拘无束。散文没有围栏，在这里我可以任意伸展灵魂的触角，可以自由地放牧思想的鸽群。在她博大的胸怀里我感到生命的充实，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叫《喜爱真诚》，对散文我也是极尽忠诚的，从不敢有一点虚假和敷衍。我知道那样对待她，她自会那样对我，此一来多亲密的朋友也会变成陌路之人。

我写散文如园丁种花，总希望一盆比一盆美些，但能力

有限，愿望常常实现不了，实现不了我还是要这么想。一个人若要超越别人或许不能，要超越自己总是应该做得到的。我追求自我超越，常常把自己逼上了悬崖。说来可笑，有一天一位同事不知从何处弄来一本六爻八卦，大家围在一起取乐。轮到我时，我将6个硬币握在手中晃了几晃，散在桌上，正是三个字三个背，排列成“字背背字字背”。人说这卦叫“推车靠崖”，听这名儿便不怎样，看看别人都摇了个“船遇顺风”、“天官赐福”、“指日高升”，心中便隐隐不悦。转瞬又思，忽然觉得这卦真是不错。什么“天官赐福”、“指日高升”实非我之所求。“船遇顺风”么，说到底只能顺上一时而已，四季有序，风雨无常，凡事有顺也有逆，天天顺风又怎么可能？倒不如我这“推车靠崖”，虽坎坷在前，只要努力越过去，自是一个新的天地、新的高度。这样想时心中就美滋滋的，不觉笑出声来。惹得一帮人都瞪着眼儿看我，目光怪兮兮的，好像谁在说：“真是个二五零呢。”我没有听清，或许人家根本没说，常这样说我的只有自家夫君和小儿了。其实不管谁说我都乐得去听，且不以为它就是贬词。也许历尽沧桑证明我确实比他人少了些心眼儿，要么呢，就是做散文做的，我依稀地记起，自打做起散文来，那些七扭八拐的心路就出现了梗塞。

杨林勃

（此文原载于1995年12期《散文选刊》“散文家自述”栏目中）

目 录

目 录

散文与我同行（代序）	(1)
------------------	-----

女人的心	(1)
------------	-----

这夜没有月亮	(7)
--------------	-----

自从死过那一回	(11)
---------------	------

丈夫醉酒	(15)
------------	------

今夜我等小儿回家	(22)
----------------	------

我给丈夫评分	(26)
--------------	------

冬日闲话	(30)
------------	------

锅碗瓢盆交响曲	(34)
---------------	------

我坐花轿	(39)
------------	------

爱的瀑布	(43)
------------	------

月满小窗	(46)
------------	------

我与母亲	(50)
------------	------

目 录

姐 姐	(54)
河边那一片土地	(58)
北方有一处小院	(61)
乡间来客	(67)
山里的姑姑	(72)
那一年冬天	(76)
采毛榛	(80)
往事不忍回眸	(83)
小溪水潺潺	(86)
辅导员手记 (之一)	(90)

桥

(1) 孩子的心	(91)
习惯	(92)
(1) 放他们去吧	(93)
(1) 这不是失败	(94)
辅导员手记 (之二)	(94)

(2) 孩子的梦	(95)
重心	(96)
学会尊重	(97)
(02) 走出妈妈的怀抱	(98)

辅导员手记 (之三)	(97)
(02) 心灵的小花	(98)
(02) 草滩诗会	(99)
竞争	(100)
(02) 有理莫伤人	(101)

勇敢	
大墙下的沉思	
哦，少年	
教子篇.....	(102)
心灵的笔记（之一）	(105)
没有时间嫉妒	
喜爱真诚	
学会宽容	
心灵的笔记（之二）	(109)
做点什么	
告别昨天	
又一个春天	
死亡和睡眠	
清闲	
恐惧的生成	
心灵的笔记（之三）	(114)
那一年我学会了跳舞	
五月的忏悔	
没有路的时候	
写给自己的歌	
伤心的时候	
面对误会	
我对口说	
学会等待	
心灵的笔记（之四）	(121)

目 录

记得的与忘却的	
如果是现在	
照镜子	
心灵的笔记（之五）	（126）
喜好赞美	
黄昏的巷口	
骨之歌	
心灵的笔记（之六）	（130）
故乡的水土	
春日的话题	
观山有感	
海边的黄昏	
船离海港	
温柔之湖	
四季歌	
四十岁的我还很年轻	（138）
福兮祸兮	（142）
冬树的语言	（146）
第一场春雨	（149）
一日烦忧	（152）
四十岁的盲点	（156）
感谢那一个冬晨	（160）

女人的心

他送我走出家门，伏在耳边悄悄说了声“再见”，幽幽的目光如一方深深的小湖。

我扬了扬手，微微一笑，走进了阳光，脚步轻轻哟，如一只出笼的小鸟。

手握一份请柬如同握住大把的兴奋，踏七月诗的节拍我奔向大海，去参加“海滨诗会”。啊，秦皇岛，多渴慕的地方，那里有长城的起点老龙头，那里有名扬中外的“天下第一关”，那里有令千千万万人陶醉的北戴河……按捺不住的喜悦如小猫咪从手上跳到脚上，从脚上跳到身上，又碰开了一头长发在缓缓的风中尽展着轻松和自由。

哦，离开了家，终于拔出了这难拔的根。再不用惦着一家人每日三餐的小桌，再不用挎个小兜儿串街购菜。白天再不用像机器人一般匆匆地在家与机关的单行线上奔跑，夜晚再不用扮一次法官，坐在灯下履行家长的责任，管教小儿做作业，还时不时地因那双贪玩的小手儿动气。

南下的列车拉着长长的响笛，咔咔的轮声敲起清晰的节奏。窗外，绿得欲滴的山，纯得发亮的水，忽忽闪过，像一首首读不厌的夏天的诗。忽儿间我又想起了诗，那与我如同老朋友一般的诗呀，记得我们曾驾着月光的桨划进夏夜，乘着雪花的帆驶向冬天。访名山、走大川，我们朝夕相伴；闯风雪、过悬崖，我们携手并肩。喜在一起，悲在一起，忧在一起，乐在一起。怎知呢，近年来我们却生分起来。自从我有了那小小的家庭，你便疏远了我；自从我有了心爱的小宝宝，你就冷落了我。为什么呢？也许是女人的心太小装不下许多，也许是女人的手太笨顾了东就顾不了西了。哎，绷绷紧的大脑，绷绷紧的心，绷绷紧的岁月呀，把女人变成了一根绳索，生活和事业在两边拔河，危呼？断呼？好一番的艰辛，好一番的苦衷！谁晓我？谁知我？竟有男诗人当面嘲笑：“这些女人，只生孩子不生诗。”我愤愤，心中冒火，眼里生烟。真想抡开臂掴他一掌，手没抬起来，眼泪先出来了，流了白天，流了夜晚。含着泪为小儿煮奶了，含着泪为一家人做饭了，虽时不时地发一顿小脾气，之后，还得千篇一律地重复着昨天。

女人呀，你的名字叫什么？叫蜗牛好了，整日把个家背在背上如何走得快？如何走得动？

女人呀，你的名字叫什么？叫笼鸟好了，整日关在家中，那广阔的天空便割断了，那双诗的翅膀能不蜕化？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呼出了一身的疲惫与艰辛，呼出了满心的忧烦与懊恼。乱麻一团的家事第一次与女人告别。在海边坐定，心胸宽宽的，一如那坦坦阔阔的海面，容帆船走

进来，容鸥鸟走进来，容我自己走进来，容我的小诗走进来……抡抡臂，轻轻，顿顿足，轻轻，全没有束缚。自由、自由，我拉着自由旋转，引来四周奇怪的目光，箭一般地向我。我惊诧，自己是有些忘乎所以了。

难得生命的日历中有个这样的今日，难得生活的履程上有这样的心境，任你思，任你想，一切的一切独属一个女人。美呼，乐呼？真想在这海边无休止地坐下去、坐下去。太阳走了，不走。月亮走了，不走。发誓一直坐上它一年、两年……让轻松伴我，让自由伴我，让诗歌伴我。

“哎，一年，两年太长了哟……”我忽然想起了他的话。我曾因家务之累向他牢骚，说：“巴不得走出这门儿一年两年不回来。”他微笑着抚我：“一年两年太长了哟，出去走走，松弛一下，一月足矣，两月怎样，三个月咱也支持。”我忍不住笑了，气呼呼扭转头儿不理他……

海边的沙滩软绵绵的，就像家中的席梦思，不，那席梦思太小了，怎能和这儿相比？

坐着吧，坐着吧，就让这大海在身边。

坐着吧，坐着吧，就叫这诗与我交谈。

天空灿灿、阳光普照，如明丽的稿纸；白浪匆匆似万马扬鬃，奔我胸怀。海潮涌动，心潮涌动，海与心的和弦幻化出一串串节奏，一行行韵律；自由的鸥鸟，翻上翻下如跳动的汉字，组装起诗的列车，频频驶出心灵的小站。

如此的宁静，如此的沸腾，全属于一颗完整的心，我似乎由一个穷光蛋突然变成了富翁，所有时间的金币全由我一人支派。我第一次完全地主宰着自己，我是我的主人，我是我的奴隶。真希望这样坐下去一年、两年……“别，那太长了哟……”哎，怎么又偏偏想起了他的话？

有诗友来邀晚餐，生拉硬拽，强我告别了沙滩。晚餐很丰富，细细品尝，又觉有许多说不出的味道。哎，全不用自己跑来跑去购菜，全不用自己手忙脚乱地点火生炉，更不用左思右想地去配菜、劳神……此时的我真如一位神仙尽品着轻松，尽品着自由。但不知小家里那个餐桌上都有什么？“面条”？小儿说过妈妈不在家的时候爸爸总煮面条的。哎，小儿吃得惯吗？吃得饱吗？或许他很忙，此时尚未归家，小儿正趴在窗口苦待。想到此，心中又隐隐地惦记。

入夜的礼堂灯火通明，诗会空前。我提高嗓门朗诵新作，一心想压过男人们，让他们瞧瞧咱女人生不生诗！果真赢得一片震响的掌声，心中好不得意。骄傲的目光似探照灯向四周的男士们扫去，好似实现了对嘲笑者的复仇，一腔怒气顷刻化作云烟逝去。带着胜利回到座位，又隐隐忆念小儿，不知那作业做了没有？不知他那位爸爸是看管着他呢还是已放任自流？还有刷牙、洗脚，每日都三遍五遍催促，今夜说不定已带着污垢入梦？哎，怎么又想起了这些？狠狠拍一下脑门儿，却止不住频频闯进来的乱絮。瞧这女人的心呀，像面包，完整只怕都是瞬间的事，看此时不正在一条条地切割么？

诵诗结束，又舞会联欢，乐曲轻起如荷塘晓风；小鼓噠噠如春来夜雨，绵柔又明快。有人来邀，挽臂步入舞池，转一曲华尔兹，天也悠悠，地也悠悠，烦也忘，苦也忘，好一片惬意。曲毕转出舞池，汗津津、兴冲冲，寻一沙发坐下，又有人送饮料来，咕嘟嘟一口喝光，心里便淌下一条清凉的小溪，格外舒坦。抹一把额角淋淋的汗，不知又触及了哪个开关，大脑的荧光屏忽然掠过一个人影。哦，是他。我家的他也是很会跳舞的，只因大学里工作忙难得跳上一场。这次离

家时知他患了感冒，现在呢？好是没好？但愿别发烧，但愿别转化，过去他曾患过心脏病，若……想来又一番不安。好苦哩，这女人呀，也真似蜗牛一般，出门在外，那小房子仍抛不下甩不掉，许是背得久了，便如长在了身上一般，走到哪儿便要带到哪儿了。

回到宿舍，见许多女友早已归来，有人正收拾包裹，言家中有事要赶明早的火车，搅得一屋女人都想起心腹事来。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人人都含着几分挂念。窗外，月移中天，小屋渐渐安静下来，鼾声也渐渐起伏，闭上眼却也无眠，床上翻了几翻，才觉眼皮发粘。忽见，我家的他走进来，一句话未说便栽倒在地，接着是找车，送医院，无影灯下白衣医生正手握剪刀咔咔做着开胸手术，家中小儿无束，于墙头奔走，一脚踏空摔了下来，头破血流……啊呀，急急一声惊叫，醒来原是一场梦，于是睡意全无，想那诗会已毕，后两日的安排全是观光、游览、洗海澡，不去也罢。天明便草收行装与同屋女友一起搭伴返回。

好一个安谧的夜晚，家中小屋灯光习习，窗口似盛开着朵朵耀眼的金莲花。推门进屋，见丈夫正专心备课，小儿独自演算习题。闻门响，一齐转过头来。见我，大惊。我问二人“过得如何？”齐答：“极好。”接下丈夫夸小儿“格外懂事、听话”；儿子夸爸爸：“饭做得香，一连吃了三大碗。”我拉过小儿问：“想不想妈妈？”小儿摇头。再问，才结结巴巴说了一声“想”，仿佛挤牙膏一般，我的心立刻变得酸酸的了。丈夫问：“会提前散了？”我答不出。他又兴奋地告诉我：“这几日工作效率极高，完成了一篇论文，一篇讲稿……”我听着心里更如同灌进几吨酸水，哎，真可怜，这女人的心呀。渐渐地我又忆起大海，那没有看够的大海，想起山海关，那没